《论语》逐字读本

学而篇 · 十六章

原文 · 读音 · 读法 · 白话 · 一孔按 · 注家原页

一孔录 编

底本：朱熹《论语集注》,《四部备要》本

本读本免费赠阅，与视频《论语·学而》一至五集同源。
错处请来信 yikonglu99@gmail.com，勘误署你的网名。
yikonglu.com

目录

1. 第一章　学而时习之
2. 第二章　孝弟为仁之本
3. 第三章　巧言令色
4. 第四章　吾日三省吾身
5. 第五章　道千乘之国
6. 第六章　弟子入则孝
7. 第七章　贤贤易色
8. 第八章　君子不重则不威
9. 第九章　慎终追远
10. 第十章　夫子至于是邦也
11. 第十一章　父在观其志
12. 第十二章　礼之用，和为贵
13. 第十三章　信近于义
14. 第十四章　君子食无求饱
15. 第十五章　贫而无谄
16. 第十六章　不患人之不己知

第一章

学而时习之

原文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读音

说	不亦说乎	yuè
乐	不亦乐乎	lè
愠	不愠	yùn
数	鸟数飞	shuò
齐	立如齐	zhāi

读法

三句里各有一个容易滑过去的字。“说”在这里读“悦”，就是高兴，朱熹第一句注就是“说，悦同”。“乐”也是高兴，朱熹引程子分了一下：“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学有所得，是自己心里高兴；有同道从远方来，这份高兴就散到了外面。“愠”，朱注说是“含怒意”，不是发脾气，是心里憋着一点不痛快。

再看“学”。朱熹说：“学之为言效也。”学，就是效，照着做。他接着讲，人的本性都是善的，只是明白得有先有后，后明白的人，要照着先明白的人怎么做去做，才能把善弄明白，回到本来的样子。这是朱熹自己一整套讲人性的说法，这里先记住一点就够：在朱熹这里，学，一开头就是照着做。

然后是那只鸟。“习，鸟数飞也。”数，是一次又一次。小鸟学飞，一遍一遍地扑翅膀，这就是习。朱熹接着说：“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学了不停下来，就像鸟一遍一遍地飞。

“时”也值得停一下。朱熹引谢良佐的话：“时习者，无时而不习。”不是到了钟点才习，是没有哪个时候不在习。谢良佐举的例子很具体：“坐如尸，坐时习也；立如齐，立时习也。”尸，是古人祭祀时坐在那里代表受祭者的人，坐得端端正正；齐，就是斋戒，站得恭恭敬敬。坐着也在习，站着也在习。

那“按时复习”是凭空来的吗？也不是。比朱熹早得多的何晏《论语集解》，收了三国王肃的注，说的是按时候诵读温习。这就很接近我们熟悉的讲法。连朱熹引的程子也说：“习，重习也。时复思绎。”时时反复地想。所以“复习”不能算错，它是很老的一种读法。朱熹的不同，是把分量放到了身上。程子另一句说得更直白：“学者，将以行之也。”学，是为了去做的。

第三句，朱熹引尹焞：“学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学不学在我，别人知不知道我，在别人，有什么好憋气的。朱熹自己还补了一句实在话：学了能和人分享，所以高兴，这是顺的，容易；没人知道还不憋气，这是逆的，难。所以这三句，一句比一句难。

白话

孔子说：学了，又不断温习、练熟，心里不也欢喜吗？有同道从远处来，不也快乐吗？别人不了解自己，心里也不起怨气，不也是君子吗？

一孔按

> 放到今天：一门手艺，教学视频看了十遍，笔记记得整整齐齐，一上手还是不会。照朱熹的讲法，那十遍是在看别的鸟飞。翅膀是自己的，扑过几回，才叫习。

注家原页：朱熹《论语集注》《四部备要》本，第 13、14 页（见书末附图）。

第二章

孝弟为仁之本

原文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读音

弟	孝弟	tì
好	好犯上、好作乱	hào
鲜	鲜矣（1.2、1.3 两处）	xiǎn
与	为仁之本与	yú

读法

第二章换了一个人说话。前一章是“子曰”，这里是“有子曰”。有子，名若，孔子的学生；《论语》里学生被尊称“子”的，只有少数几位。他要讲的是：孝顺父母、敬重兄长，这是家里的事，它和“仁”有什么关系，凭什么算根本？

“弟”读“替”，同“悌”。朱注说：“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两个“好”都读第四声，喜欢。“鲜”读第三声，朱注：“鲜，少也。”“犯上”，是冒犯在上位的人；“作乱”，朱熹说是悖逆争斗的事。“务”，朱注“专力也”，专门在这上头用力。“本，犹根也。”

前半是一层一层推的：在家孝顺父母、敬重兄长的人，喜欢冒犯上头的少；不喜欢冒犯上头，却喜欢闹乱子的，没有。朱熹说，这是因为能孝弟的人，“其心和顺”。

要紧的是最后一句：“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很多人顺口就读成：孝弟是仁的根本。朱熹偏在“为”字上停了一下：“为仁，犹曰行仁。”为，是做，是行。朱熹还引了程子答别人的一问，话说得更硬：“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说孝弟是行仁的根本，可以；说孝弟就是仁的根本，不行。

为什么较这个真？在程朱看来，仁是人性里本来就有的，孝弟是仁用出来的样子；仁在前，孝弟在后。可是要去行仁，要从孝弟做起。程子的话是：“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爱人，先从最近的人爱起。

还有一个小字。“与”读“鱼”，是句末的语气。朱熹说：“与者，疑辞，谦退不敢质言也。”有子说到最要紧的地方，没有下断语，用的是商量的口气：大概是吧。

白话

有子说：一个人孝顺父母、敬重兄长，却喜欢冒犯上头的，很少；不喜欢冒犯上头，却喜欢作乱的，从来没有。君子专在根本上用力，根本立住了，路自然就生出来。孝顺父母、敬重兄长，大概就是行仁的根本吧。

一孔按

> 放到今天：一个人在网上谈起关爱陌生人很动人，回到家，对父母没几句耐心话。照这一章的次序，他未必爱错了，是从远处起了头。

注家原页：朱熹《论语集注》《四部备要》本，第 14、15 页（见书末附图）。

第三章

巧言令色

原文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读音

鲜　鲜矣（1.2、1.3 两处）	xiǎn
令　令色	lìng

读法

第三章只有六个字。问题也简单：话说得好听，脸色好看，有什么错？

朱注：“巧，好；令，善也。”巧言，就是好听的话；令色，就是好看的脸色。光看字面，都是好东西。

毛病在朱熹后面那八个字：“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功夫全下在外面的修饰上，一心要讨人喜欢。朱熹说，这样下去，“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上一章朱熹讲仁，说仁是“心之德”；这里丢掉的，正是这份本心之德。

再看“鲜矣仁”。“鲜”上一章刚读过，是少。可朱熹在这里说：“圣人辞不迫切，专言鲜，则绝无可知。”孔子说话不逼人，只说“少”；意思其实是没有。

上一章有子说到要紧处，用一个“与”往回收；这一章孔子说到要紧处，用一个“鲜”往回收。两处都没把话说满，是朱熹替我们点了出来。

白话

孔子说：一心把话说得好听、把脸色做得好看的人，很少有仁。

一孔按

> 放到今天：开会时谁的话都接得住、谁的脸色都照顾到的人，不一定是坏人；要看他这样做，是为了把事做成，还是只为了让人喜欢。

> 鸟要自己飞，爱要从家里起，脸面上的功夫，替不了这两样。

注家原页：朱熹《论语集注》《四部备要》本，第 14、15 页（见书末附图）。

第四章

吾日三省吾身

原文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读音

省	三省	xǐng
为	为人谋	wèi
传	传不习乎	chuán
曾、参	曾子、曾参	zēng、shēn
焞	尹焞	tūn

读法

第四章说话的是曾子。每天晚上问自己几句话，很多人做过。曾子问的，是哪几句？

“省”读“醒”，是察看、检查。“为人谋”的“为”读第四声，替别人谋划。“传”是传授的传。

朱熹注两个字：“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把自己的力量用尽，叫忠；说出的话有实在的东西，叫信。 所以第一问“为人谋而不忠乎”，不是问我对谁忠不忠心，是问：替人办事、出主意，我是拿出了全部本事，还是留了一手？

第三问，朱熹说：“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传，是从老师那里接过来的；习，是在自己身上练熟。老师教的，我练熟了没有？ 何晏《论语集解》里收的一条注，是另一种读法：传，是我传给别人的；问的是，教给别人的东西，是不是自己平时没练过就拿去教了。一个问学，一个问教，两种都讲得通。

那“三省”呢？朱熹说：“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拿这三件事，每天查自己：有毛病，就改；没有，就更加用力。 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把这个“三”读成“多次”。一天查几次，两家说法不同；查的是这三件事，朱熹说得很明白。

三件事还有先后。朱熹说：“三者之序，则又以忠信为传习之本也。”先尽心、先实在，学来的东西才有地方落。 朱熹又引了尹焞：“曾子守约，故动必求诸身。”曾子守的东西少而要紧，所以凡事都回到自己身上找。

白话

曾子说：我每天拿三件事查自己：替人办事，有没有尽心尽力？和朋友来往，说的话有没有不实在？老师传给我的，有没有练熟？

一孔按

> 放到今天：同事托你看一份方案，你看出一处毛病，懒得说，回了一句“挺好的”。这一晚，曾子的第一问，就过不去。

注家原页：朱熹《论语集注》《四部备要》本，第 15 页（见书末附图）。

第五章

道千乘之国

原文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读音

道	道千乘之国	dào
乘	千乘	shèng
适	主一无适	shì（见注）

读法

第五章，孔子讲怎么治一个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只说了五件事。治国就这五件，是不是太简单了？

“道”在这里不是道路。朱注：“道，治也。”是治理。“乘”读“剩”，一辆兵车叫一乘。“千乘”，朱熹说是诸侯的国，“其地可出兵车千乘者也”，地方大到出得起一千辆兵车。

五件事，朱熹一件一件讲。“敬者，主一无适之谓。”敬，是心思专在一件事上，不东奔西走。“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于民也。”办事专心，对百姓说话算数。“时，谓农隙之时。”使唤百姓，要挑农闲的时候。

朱熹引了杨时。杨时把五件事串成一条线：“上不敬则下慢，不信则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上面不专心，下面就怠慢；上面不守信，下面就起疑；又怠慢又起疑，什么事也办不成。 他又引《周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花钱有节制，才不伤财、不害民，所以爱民先要节用。可是使唤百姓不挑时候，种地的人就没法把力气用在地里，

“虽有爱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泽矣”，心里再爱民，好处也到不了百姓身上。

那五件事，是不是太简单？朱熹引了程子。程子说：“此言至浅，然当时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国矣。”话是最浅的，可当时的诸侯真做得到，也就足够把国家治好。还有一句：“若推其极，尧舜之治亦不过此。”推到头，尧舜治天下，也不过这些。

白话

孔子说：治理一个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办事要专心，说话要算数；用度要节省，要爱护百姓；使唤百姓，要在农闲的时候。

一孔按

> 放到今天：一家小店，老板答应员工的事样样兑现，月底不乱花钱，不在人家最忙的时候再派私活。

注家原页：朱熹《论语集注》《四部备要》本，第 16 页（见书末附图）。

第六章

弟子入则孝

原文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读音

弟	出则弟	tì
弟	弟子	dì
汎	汎爱众	fàn
焞	尹焞	tūn

读法

第六章最后一句，常被引来说：先把该做的事做完，有余力再去读书。读书，是排在最后、可有可无的事吗？

两个“弟”读法不同。“弟子”照常读；“出则弟”的“弟”读“替”，就是悌，敬重兄长。“汎”同泛，朱注：“汎，广也。”“亲，近也。”“仁，谓仁者。”亲近有仁德的人。“余力，犹言暇日”，就是空闲的日子。

要紧的是“学文”的“文”。朱注：“文，谓诗书六艺之文。”不是泛泛的文化，是《诗》《书》这些经典和六艺的学问。

先看朱熹引的头两家。程子说，做弟子的本分做好，力有余，再学文；“不修其职而先文，非为己之学也”，本分不做，先去弄文章，不是为

自己修身的学问。尹焞也说：“德行，本也。文艺，末也。”

读到这里，好像读书真是可有可无。朱熹偏偏又引了两段，往回拉。 洪兴祖说：“未有余力而学文，则文灭其质；有余力而不学文，则质胜而野。”本分没做好就去学文，文章盖过了人本身；有了余力却不学，人就粗野。 朱熹自己的话更重：只顾去做、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没处对照前人的做法，看不清事情本来该怎样，做出来的，可能只是自己的意思。

白话

孔子说：年轻人在家孝顺父母，出门敬重兄长，做事谨慎，说话实在，广泛地爱众人，亲近有仁德的人。做到这些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经典。

一孔按

> 放到今天：一个人很能干，人缘也好，从来不看书，觉得书上说的自己都懂。他做的事未必错；只是哪天错了，他没处对照。

注家原页：朱熹《论语集注》《四部备要》本，第 16、17 页（见书末附图）。

第七章

贤贤易色

原文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读音

易	贤贤易色	yì
好	好色、好善	hào
酢	游酢	zuò
棫	吴棫	yù

读法

第七章说话的是子夏。他说到一个人，在四件事上做得好。可这个人没读过书，子夏却说：我一定说他学过了。没读书，怎么算学过？

先看开头四个字。第一个“贤”是动词，看重；第二个“贤”是贤人。“易”，朱熹读作改换。他的注是：“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诚也。”看重贤人的贤，把喜好美色的那份心，换到这上面来；这样喜欢好的东西，喜欢得真诚。

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取的是另一种讲法：这四个字讲夫妻，对妻子，看重品德，不看重容貌。这样读，后面父母、君主、朋友，前面正好是夫妇，四种人伦齐了。 两种都有道理。这里照朱熹读。

“事君能致其身”，朱注：“致，犹委也。委致其身，谓不有其身也。”把自己整个交出去，不把这身子当成自己的。

再回到那个问题。朱熹说，这四件事，“皆人伦之大者”，做得到，学，求的也就是这个。所以子夏说，有人能这样，不是天生资质特别好，就一定是下过功夫学的；“虽或以为未尝为学，我必谓之已学也。”别人说他没学过，我说他学过了。

朱熹引了游酢。游酢说：“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夏、商、周三代的学问，都是为了把人和人之间的这些关系弄明白。

可朱熹没有一边倒。他接着引了吴棫。吴棫说子夏这话，“其意善矣”，用意是好的；可是话说得太过，“其流之弊，将或至于废学”，传下去，可能有人干脆就不读书了。要配上前面第六章孔子那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才没有毛病。

白话

子夏说：一个人看重贤德，胜过看重美色；侍奉父母，能用尽力气；侍奉君主，能把自己整个交出去；和朋友交往，说话算数。这样的人，就算说他没读过书，我也一定说他学过了。

一孔按

> 放到今天：家里那位没念过几年书的长辈，你要说他“没学问”，子夏不答应。

注家原页：朱熹《论语集注》《四部备要》本，第 17、18 页（见书末附图）。

第八章

君子不重则不威

原文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读音

酢	游酢	zuò
重	不重则不威	zhòng
无	无友不如己者	wú
惮	勿惮改	dàn
长	恶日长	zhǎng

读法

第八章，孔子一口气说了四句。其中一句，常被人拿来说“交朋友要挑比自己强的”：无友不如己者。真是这个意思吗？

第一句，朱注：“重，厚重。威，威严。固，坚固也。”又说：“轻乎外者，必不能坚乎内。”外面轻浮的人，里面一定不坚定。所以不厚重，就没有威严，学到的也不牢靠。

“主忠信”，朱熹说：“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一个人不忠不信，做的事都是空的。他还引了程子。程子说：“不诚则无物。”

再看那一句。“无”，朱注：“无、毋通，禁止辞也。”就是“不要”。“友所以辅仁，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交朋友，是为了帮自己长

进；朋友不如自己，没有好处，反倒有坏处。照字面，朱熹就是这么讲的，没有替它绕弯。游酢也说，君子求学，要“以胜己者辅之”，拿胜过自己的人来帮自己。

最后一句，“过则勿惮改”。朱注：“惮，畏难也。”就是怕难。“自治不勇，则恶日长。”管自己不够狠，毛病就一天天长。程颢、程颐兄弟也说：“学问之道无他也，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

游酢把四句连成一条线：君子以厚重为底子，靠学来成就；学，以忠信为主，再拿胜过自己的人来帮；可要是舍不得改过，“则终无以入德”，到头来还是进不了门，贤人也未必愿意把好话告诉你。

白话

孔子说：君子若不厚重，便没有威仪，所学的也不牢固。立身以忠和信为主。不要结交比不上自己的朋友。有了过失，别怕改正。

一孔按

> 放到今天：肯当面指出你错处的那个人，多半就是你心里“比我强”的朋友。他说了两回，你都没改，第三回，他就不说了。

注家原页：朱熹《论语集注》《四部备要》本，第 18 页（见书末附图）。

第九章

慎终追远

原文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读法

第九章又是曾子，只有八个字。“慎终追远”常被写成条幅，当作做事要有始有终。曾子说的，是这个吗？

朱注：“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终，是父母去世；远，是去世已久的先人。办丧事，礼数尽到；祭祀，心意尽到。“民德归厚，谓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在上的人这样做，百姓跟着受感化，风气也变得厚道。

为什么偏偏是这两件？朱熹说：“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谨之；远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人的最后一程，最容易被草草带过；隔得远的先人，最容易被忘掉。偏偏在容易忽略、容易忘的地方用心，这就是厚。

白话

曾子说：谨慎地办好父母的丧事，诚心地祭祀久远的祖先，百姓的风气就会归于厚道。

一孔按

> 放到今天：清明，有人开两百公里的车，只为在墓前站十分钟。没有人看着，他也去。

注家原页：朱熹《论语集注》《四部备要》本，第 18、19 页（见书末附图）。

第十章

夫子至于是邦也

原文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读音

与　求之与、抑与之与、异乎人之求之与	句末 yú；“抑与之”的与 yǔ
夫　夫子	fū
柰　张柰	shì

读法

第十章是两个人，在背后议论孔子。孔子每到一个国家，总能听到那个国家的政事。这是他自己求来的，还是人家主动告诉他的？

朱注：“子禽，姓陈，名亢。子贡，姓端木，名赐。皆孔子弟子。”也有人说，子禽是子贡的学生，朱熹说“未知孰是”，不知道哪个对。“抑”，是“还是”。句末的“与”，读“鱼”，是问话的语气；“抑与之”的“与”，是给。“其诸”，是语气词，大概、或许。

子贡用五个字回答。朱注一个一个讲：“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逊也。”良，不只是善良，是平易、正直。 这五样，朱熹说是孔子的“盛德光辉接于人者也”，是他的德行透出来、别人碰得到的那一面。

那到底是求来的，还是给的？朱熹说：“言夫子未尝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时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问之耳。”孔子从来没去求；只是他为人这样，国君敬重他、相信他，自己拿着政事来问他。子贡说“异乎人之求之”，意思是，就算叫它“求”，也和别人的求法不一样。

朱熹最后引了张栻。张栻说：孔子到哪一国，都听得到那国的政事，可是没有一个国君，真的把国家交给他。见了孔子愿意跟他说，是人人都有的好德之心；可是私欲挡在前面，“是以终不能用耳”，所以到底没有用他。

白话

子禽问子贡：老师每到一个国家，一定会听到那个国家的政事。这是他求来的呢，还是人家主动告诉他的？子贡说：老师是靠温和、平易正直、庄敬、节制、谦逊得来的。老师的求，大概和别人的求不一样吧？

一孔按

> 放到今天：有的人到处递名片、托关系；有的人什么都没说，事情却总有人上门来问他。问完了，事交给了别人。

注家原页：朱熹《论语集注》《四部备要》本，第 19、20 页（见书末附图）。

第十一章

父在观其志

原文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读音

行	观其行	xìng
没	父没	mò
焞	尹焞	tūn
酢	游酢	zuò

读法

第十一章，孔子讲怎么看一个人孝不孝。最难懂的是后面一句：父亲去世，三年不改父亲的做法，才算孝。父亲要是做错了呢，也不改?

“没”，就是去世。“观其行”的“行”，朱注读第四声，是一个人的行为、品行。

朱熹说：“父在，子不得自专，而志则可知。父没，然后其行可见。”父亲在世，儿子做不了主，只看得出他心里想做什么；父亲去世，他自己做主了，才看得到他怎么做。“故观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恶。”“然又必能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乃见其孝。”看出好坏还不够，还要三年不改，才看得出孝。

那父亲错了，也不改？朱熹引了两家。 尹焞说：“如其道，虽终身无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父亲做得对，一辈子不改都可以；做得不对，何必等三年。 那为什么还说三年？“然则三年无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是孝子心里不忍。

游酢把范围再收窄：“三年无改，亦谓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说的只是那些本来该改、但晚一点改也无妨的事。 错的，当下就改；能缓的，缓一缓，是给心里那份不忍留的时间。

白话

孔子说：父亲在世时，看他的志向；父亲去世后，看他的行为。如果三年里不急着改掉父亲的做法，可以算是孝了。

一孔按

> 放到今天：父亲走了，留下一家小厂。有几条老规矩，儿子早就看不惯。坑了客人的那条，他第二天就改了；另一条，他等了三年才动。不是因为它对，是他还舍不得。

注家原页：朱熹《论语集注》《四部备要》本，第 20 页（见书末附图）。

第十二章

礼之用，和为贵

原文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读音

乐	乐胜则流	yuè
胜	礼胜则离	shèng

读法

第十二章说话的是有子。“和为贵”三个字，很多人拿来劝人别争。有子原话是怎么说的?

朱熹先讲两个字。“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礼，是事情本来的分寸和条理，落到人事上，成了规矩。 “和者，从容不迫之意。”和，不是和气、不争，是从容、不紧绷。

“盖礼之为体虽严，然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礼本身是严的；可它出自本来的道理，所以用起来要从容自然，才可贵。先王的道，好就好在这里，小事大事都照这个来。

后半句是转折。有时候照这样还行不通，为什么？朱熹说，是因为人“徒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不复以礼节之”，只知道和可贵，一味地和，不再拿礼去节制，就会“流荡忘反”，散下去，收不回来。所以也行不通。

程子的话最短：“礼胜则离”，“乐胜则流”。只讲礼，人和人就疏远；只讲乐，人就放纵。范祖禹说：“凡礼之体主于敬，而其用则以和为贵。”礼的根本是敬，用起来，以和为贵。

朱熹自己收了八个字：“严而泰，和而节。”严肃，又舒展；和顺，又有节制。他说这才是“礼之全体”；差一点点，就偏到一边去，偏到哪边，都行不通。

白话

有子说：礼在运用的时候，以从容和顺为可贵。古代圣王的道，好就好在这里，大事小事都照着做。可也有行不通的时候：只知道和顺就一味和顺，不用礼来节制，那也是行不通的。

一孔按

> 放到今天：一个小组，谁也不愿意得罪谁，开会只说“挺好的”“都可以”。会开得很和气，事情越拖越乱。

注家原页：朱熹《论语集注》《四部备要》本，第 20、21 页（见书末附图）。

第十三章

信近于义

原文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读音

近	信近于义、恭近于礼	jìn
远	远耻辱	yuǎn（今音，见注）
复	言可复也	fù
中	中其节	zhòng

读法

第十三章还是有子。一句话答应出去，后来发现做不得，守，还是不守？

朱注一个字一个字讲。“信，约信也”，是和人约定。“义者，事之宜也”，是事情该怎样。“复，践言也”，把说过的话兑现。“恭，致敬也。”“因，犹依也”，依靠。“宗，犹主也”，尊为主，长久依靠。

三句合起来，朱熹说：“言约信而合其宜，则言必可践矣。”约定的事合乎该做的，话才一定兑现得了。“致恭而中其节，则能远耻辱矣。”恭敬恰到分寸，才不会受辱。“所依者不失其可亲之人，则亦可以宗而主之矣。”依靠的人选得对，往后就可以一直靠他。

那答应了做不得，守还是不守？朱熹没有在事后答，他把功夫放在前头：“此言人之言行交际，皆当谨之于始而虑其所终。”说话、做事、和人来往，都要在开头就谨慎，想到结果。“不然，则因仍苟且之间，将有不胜其自失之悔者矣。”不然一路将就下去，到头来，后悔都来不及。

白话

有子说：和人约定，合乎道义，说的话就兑现得了；恭敬合乎礼，就能远离耻辱；所依靠的都是可亲近的人，也就可以长久依靠了。

一孔按

> 放到今天：朋友半夜打电话借钱，你一口答应“明天就转”。挂了电话一看余额，才开始犯难。有子要你想的，是挂电话之前那一秒。

注家原页：朱熹《论语集注》《四部备要》本，第 21 页（见书末附图）。

第十四章

君子食无求饱

原文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读音

好	好学、好礼	hào
焞	尹焞	tūn

读法

第十四章，孔子说：吃饭不求饱，住不求安稳，这样的人可以叫好学。吃饱住好，跟好学有什么关系？

“好学”的“好”，读第四声，是喜好。“就”，是靠近；“正”，是校正。

朱熹说：“不求安饱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心思放在别处，顾不上。不是故意饿着自己。

“敏于事者，勉其所不足。”敏，不是手脚快，是在自己做得不够的地方使劲。“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也。”说话，不把自己有的都说尽。

做到这几样，“然犹不敢自是”，还不敢自以为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一定要去找有道的人，校正自己的对错。 朱熹引了尹焞。他说，不去向有道的人校正，难免走偏；他举的是杨朱、墨翟，战

国时两家学派的开山人，“学仁义而差者也，其流至于无父无君”，也是学仁义的，偏了一点，传下去，就成了不认父、不认君。

白话

孔子说：君子吃饭不求饱足，居住不求安逸，做事勤勉，说话谨慎，又去找有道的人校正自己，这就可以说是好学了。

一孔按

> 放到今天：下了班去上夜校的人，晚饭在地铁上啃个面包。

注家原页：朱熹《论语集注》《四部备要》本，第 21、22 页（见书末附图）。

第十五章

贫而无谄

原文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读音

好	好学、好礼	hào
谄	无谄	chǎn
乐	贫而乐	lè
胖	心广体胖	pán
处	安处善	chǔ
殖	货殖	zhí
磋	如切如磋	cuō
琢	如琢如磨	zhuó
与	其斯之谓与	yú

读法

第十五章是子贡问孔子。子贡，姓端木，名赐，孔子的学生，能说会道，还会做生意。他问：穷了不巴结，富了不骄傲，怎么样？孔子的回答，是两个字：可也。这算夸他吗？

朱注：“谄，卑屈也。骄，矜肆也。”谄，是低三下四；骄，是自大放纵。“贫而乐”的“乐”，是快乐；“好礼”的“好”，读第四声。

关键是“可也”。朱熹说：“凡曰可者，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也。”说“可”，是刚刚可以，还差一截。差在哪？不谄不骄，朱熹说是“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贫富之外也”，守得住自己了，心却还在贫富里头打转。“乐则心广体胖而忘其贫，好礼则安处善，乐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乐，是心宽身舒，忘了自己穷；好礼，是安心向善、乐于照着道理做，也不觉得自己富。

为什么是子贡来问这个？朱熹说：“子贡货殖，盖先贫后富，而尝用力于自守者，故以此为问。”子贡做生意，先穷后富，在守住自己这件事上下过功夫，所以拿它来问。孔子的回答，“盖许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认下他已经做到的，再往前推他一步。

子贡马上接了一句《诗经》。朱熹说，这是《诗经·卫风》里的诗：“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做骨器、角器，切了还要磋；做玉器、石器，琢了还要磨；已经很精了，还要更精。子贡听懂了：自己以为做到头的，其实还有一截。

孔子很高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赐，就是子贡的名。朱注：“往者，其所已言者。来者，其所未言者。”告诉他说过的，他就想到了没说出来的。

朱熹最后加了一段按语：“不切则磋无所施，不琢则磨无所措。”不先切，磋就无从下手；不先琢，磨就无处用力。所以学的人，不可以满足于小成，也不可以好高骛远，不看自己眼下的毛病。

白话

子贡说：穷而不巴结，富而不骄傲，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可还不如穷而快乐，富而好礼。子贡说：《诗经》说“像切、像磋，像琢、像磨”，说的就是这个吧？孔子说：赐啊，现在可以和你谈《诗》了！告诉你一点，你就想到了没说出来的。

一孔按

> 放到今天：一个人从租房住到买了房，从来不向谁低头，也不在谁面前摆阔。这已经很难了。

注家原页：朱熹《论语集注》《四部备要》本，第 22、23 页（见书末附图）。

第十六章

不患人之不己知

原文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读音

焞　尹焞	tūn
己　不己知	jǐ

读法

《学而》最后一章，十二个字。别人不了解我，孔子说不用发愁。那该愁什么？

朱熹只引了尹焞一段：“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君子只在自己身上用力，所以别人不了解，不发愁。“不知人，则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为患也。”不了解别人，就分不清谁对谁错、谁正谁邪，这才要愁。

《学而》第一章，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最后一章，说“不患人之不己知”。这一篇，从“人不知”开头，又在“人不知”这里合上。

白话

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我，担心的是我不了解别人。

一孔按

> 放到今天：刚到一个新单位，人人都怕领导不知道自己能干。孔子要你先操心的，是你知不知道，这里谁靠得住。

注家原页：朱熹《论语集注》《四部备要》本，第 13、23 页（见书末附图）。

附：注家原页

朱熹《论语集注》,《四部备要》本，学而篇所引各页。

第 13 页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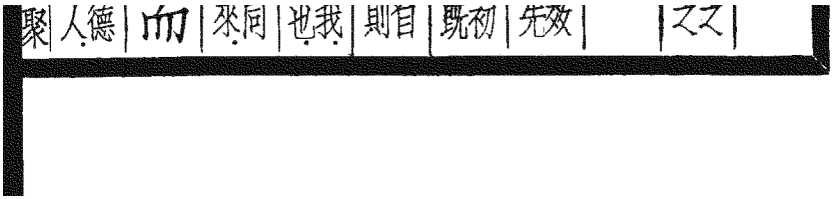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數飛也說喜意也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故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朋類也自遠方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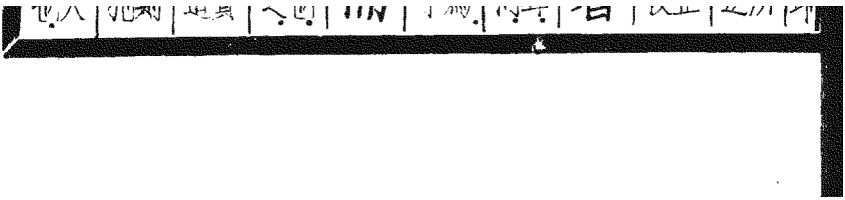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


聚人德而來同也我則目既初先效

何愠之有。程子曰。難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而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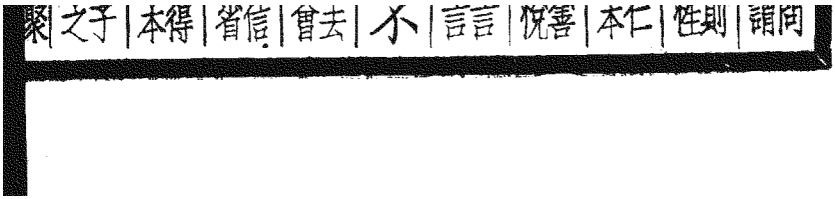


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用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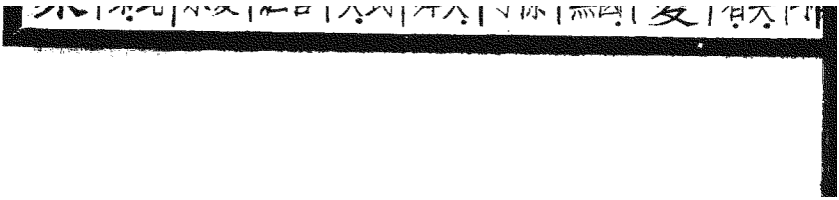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令。善也。好其言。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

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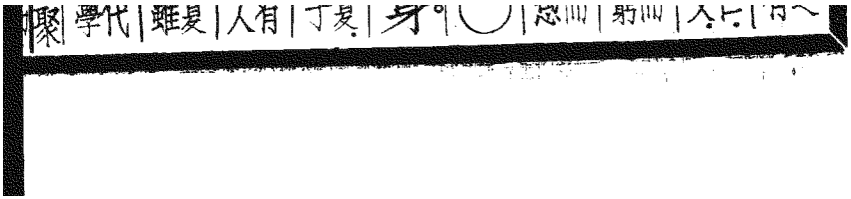

聚之子本得省信曾去不言言悦善本仁性則謂問

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後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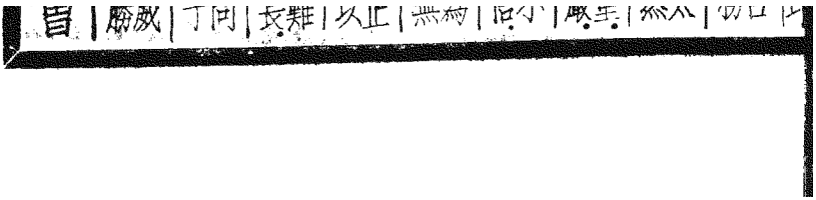
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未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之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然後能之。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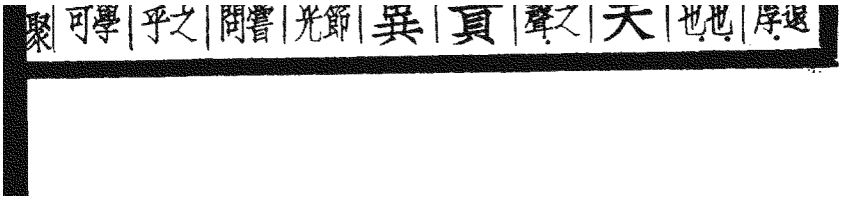


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士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閒。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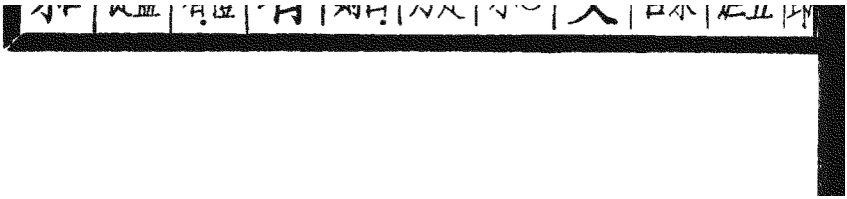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主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友不如己者。無。毋通。禁止之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過則勿憚改。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辭不改。則過日深。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貴乎變。故貴乎改。改之道無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成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無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者。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與之與。平聲。下同。○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之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



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以欲害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父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有所不行知和



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復有所不行者。以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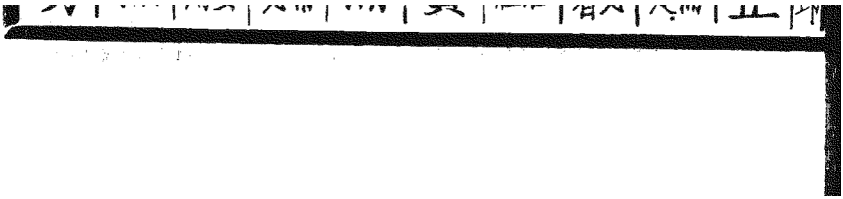
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

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信。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子曰。君



聚子當之致猶也聲近正而由其不美子復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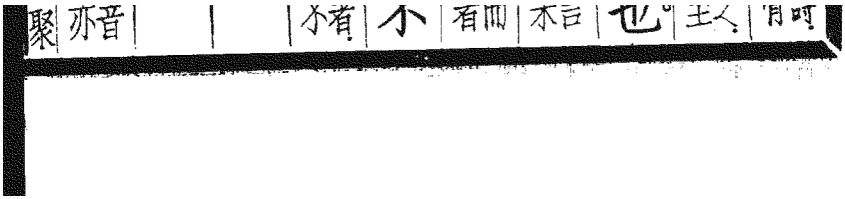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老聃謂之好學可乎。○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子貢曰。詩云。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不可加。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也。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拱



读完这一篇

视频：YouTube、B站搜“一孔录”，《论语·学而》一至五集，以及《学而》全篇完整版。

原文、注家原页、读音表、勘误：yikonglu.com

公众号「一孔录」回复“目录”，按章查看。

关注一孔录，轻松读经典。